

RU XIA KUANG LU

儒俠卮露

关宏引子著



廣東省出版集團
花城出版社

露邝侠儒

关宏引子著



广东出版集团
花城出版社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儒侠邝露 / 关宏, 引子著. -- 广州 : 花城出版社,
2013. 7

ISBN 978-7-5360-6831-5

I. ①儒… II. ①关… ②引… III. ①长篇小说—中
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62399号

责任编辑: 李道学

技术编辑: 薛伟民 陈诗泳

封面设计: 海 天

书 名	儒侠邝露 RU XIA KUANG LU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广州市艺彩印务有限公司 (广州市工业大道中313号)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32开
印 张	6.5
字 数	160,000字
版 次	2013年7月第1版 2013年7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28.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 020-37604658 37602954

花城出版社网站: <http://www.fcph.com.cn>

目 录

第一章	1
第二章	15
第三章	31
第四章	46
第五章	57
第六章	71
第七章	84
第八章	93
第九章	103
第十章	110
第十一章	117
第十二章	126
第十三章	136
第十四章	144
第十五章	153
第十六章	163
第十七章	171
第十八章	176
第十九章	186
第二十章	197

第一章

老鸦洲，
年年水大浸门眉头，
虾公鱼仔跳上饭盖头。

——佛山歌谣

当一个人倾尽全力为实现众人的福祉去努力奋斗时，他所拥有的力量便异常强大，近乎于神仙——因为他的身上聚集了群体的能量。

神仙，自古就出现在人类之中。

岭南古老的重镇佛山。

此时，风雨如晦。天地之间，洪水泛滥。

同样是水，雨露，是苍天赐给人类的福祉；洪水，是苍天降下的对人类的惩罚。

繁华的古镇，此时，失去了平时的清和明朗，深深陷进一种可怕的浓重的铅灰色之中。放眼望去，是令人颤栗的破碎和疮痍，是仓皇的奔逃。人们在呼爹叫娘的哭喊声中跌跌撞撞没命地

乱窜。人潮扶老携幼地涉水奔向露出水面的高地，高地因为大水的侵蚀在逐渐缩小。那些已经倒伏的房屋废墟上，挤满了无力奔逃的衣衫褴褛的老人和孩子。也有不少人在尚未被水淹没的废墟中扒弄着，不是寻找财物，而是企图找食物疗饥。眼前，一个死分两种——饿死和淹死，是人们面临的两大危机。

突然，惊破人心的锣声响起来，一个凄厉的声音高呼：澜石决口了，快跑啊，逃命啊！

啊，澜石也出现决口了！

身材奇小的阿奇，这个城里每夜出现的打更人，忙乱地敲着锣，狼奔豕突般在大水淹没的街道上，用与他那与身体不相称的力气，声嘶力竭地狂喊。这声音充满惊悚惶恐，使本来就慌乱的人群变得更加混乱不堪。人们调转了方向，向东逃去。真是仓皇逃命啊，你挤我拥，混乱不堪，有一些小孩子摔倒了，母亲去救倒在水里的孩子，自己也跟着摔了下去。人们也试图互相拉扯和关照，但是基本徒劳，不断有人落于道旁的深水中……

生命高于一切，此时此刻，几乎所有佛山人的心目中，只要能保住生命，其他，一切都好说。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然而，也有人万念俱灰，只觉得活着是在受罪，在别人远离洪水，力图逃生的时候，这种人却向汹涌的大水走去，只求一死……

这时候，一个中年模样的男人，从一片摇摇欲坠几成废墟的破房中，踉踉跄跄地走出，走进风雨中。只是一眨眼的光景，他已被雨水浇得透湿。风，也在助纣为虐。他那难以遮体的衣服被狂风掀动着，似乎整个人都要被刮走。他跌跌撞撞地趟过没膝的洪水，向一条河走去。河水已经吞没了河堤，河上只隐约露着桥面。到处横流的水势越来越汹涌，水面悬浮奔涌着各种螺壳、果壳、破鞋子，还有大大小小的折断的树枝。他跌跌撞撞地奔走，没走多远，他已经被碰伤多处。血顺着腿流下来，腿边滚出缕缕

的血色，瞬间被浑浊肮脏的水流激散。

一个一心奔向死亡之路的人，是不在乎这些的。

历史悠久、文明昌盛的岭南重镇佛山，其实无山，却是沃野百里，河涌纵横，人们聚集的这块生活之地是被河流怀抱的 15 个乡村。其得名是由于在一个小岗上挖出三尊铜佛，同时还有一块牌榜，牌榜上写着“佛山”二字。这些由来，足以让人们对这块土地产生敬畏，毫无疑问地认为这里是神赐之地，因而这里的百姓具有特殊的福祉。而事实也的确如此，进入明朝时，这 15 个乡村已经很发达，丝织业、铸造业、烧陶业、成药业是乡镇的经济支柱，商贸异常发达，成为百姓富庶生活的基础。同时，这也是一块肥沃的土地，就像俗语说的，即使种几根枯木柴，也会长出参天森林来……更别说一年四季的粮食生长、果木种植和鱼虾养殖，因而，这块土地历来被称为鱼米之乡。洪武十五年，将这里的十五个富庶的村落合并成了佛山镇，从此掀开了辉煌大镇的历史。由于远离中原逐鹿，偏安一隅，征战显然少得多，乡人生活一向过得安逸。到了明朝末年，佛山已经形成比较成熟的 27 铺的自治管理模式。

然而，有着千年历史古城的佛山，与水结下了不解之缘。这里的人们世代与水相依，因水而兴，贸易繁荣；亦因水而生害。由于佛山位于珠江三角洲腹地，地势低洼，环境温暖而湿润，四面环水，一遇水患天灾，沟浍满盈，江水泛滥频繁，常常决堤毁城，人的脆弱便显现出来，深受洪涝的灾害所困。对于治水，已成为佛山管理的一大特色。佛山镇要保持正常的生活，洪涝时，要由饱涨的内河涌向高水位的外江排水，同时还要防止外江冲过堤坝倒灌进来；干旱时就要引外江水注入内河涌，于是排灌工程在世代佛山人与大自然的较量中应运而生，并不断在建设完

善。

处于盆形之地，得藏风聚气风水之利，且水网密布，得水之利，农田肥沃，桑基鱼塘遍布，当然是佛山富庶的原因。也因为 是盆地，镇区比外江还要低洼，当雨水真正大起来，便形成内河横溢而外江倒灌，水患便威胁了佛山百姓的生命安全。这正应了老子所说：“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

屈指算来，这场洪水正是明朝末年。连日的阴雨不断，或大雨滂沱，似江水决堤，或雨丝绵绵，无尽无休，造成河水暴涨，终于酿成巨大的水灾。天地间充满了苍茫的灰色雾水，佛山成为一片泽国，农田被淹，屋舍损坏，灾情严重，哀鸣四野。本来是较为繁荣的塔坡一带，人口众多，房屋也比较密集。风雨中，污水倒灌街巷，塔坡成了洪水泛滥的河坡。那个寻死的汉子，就居住在塔坡附近。

让我们再回到这个寻死的汉子身上来。

这个从废墟中挣扎而出、精神已经崩溃的汉子，完全被阴郁所笼罩，他的心里充溢着绝望，好似洪水灌满了佛山镇。洪水吞噬了他唯一的儿子，他实在承受不住这样的内心痛苦，觉得天塌了，地陷了，一切都无望了。他怨天怨地怨老婆，一个自己被毁灭的人又恨不得毁灭一切。在绝望中，他眼前又闪出与妻子吵架的一幕，他骂妻子：妨主、妨主女人，都是你们这些妨主女人，连老天爷都不容你了！你这个衰女人，连孩子也守不住，你让我断子绝孙了！他气急败坏骂骂咧咧地喊着，而女人脸色苍白，泪流满面，糊着道道泥水的嘴角下垂着，显得极其怪异丑陋。她原来是多么好看……他心里想到了这一点，内心掠过一阵更加难以抑制复杂的痛楚。

终于，保护着吓呆了的女儿的 老婆也忍不住声嘶力竭地哭喊起来：你厉害，你厉害，你能干。你睁开眼看看，岂止儿子死

了，全家人都要饿死了。有本事，你找粮食去呀，你个大男人，你要眼睁睁地看着老人孩子都饿死呀……

男人摇摇头，试图从眼前甩开这些情景，他感觉到更加精神恍惚，已经达到极度崩溃的地步。

此刻，更夫阿奇的声音追逐而来：澜石又有新的决口了，快往北边跑吧，不跑就来不及了！

他凄凉地一笑：让洪水淹过来吧，老子啥都不怕了！

他踉踉跄跄，估摸着到了岸边，回头朝着祠堂的方向，慢慢跪下来，遥空磕了三个头，然后，回过身来，向着混浊的滔滔江水，一点点向河中央走去。越向河流中间靠近，流水越加湍急，他一步一步走进更加湍急的水流。他的身体入水的部分越来越多，眼看水面已没到齐腰深了，浪头打在胸口上。他觉得窒息，他知道这是死神拥抱住了他。

突然，一声惊雷，好似在头顶炸开，这雷声让这个人浑身一震，忽然脑子里闪电般被惊醒了：女儿！还有妻子！她们很荏弱，她们就住在随时被淹没，随时可以倒塌的破房子里。就是侥幸不死，无处居住，无有粮食，生活极度艰苦，她们怎么办？自己此一去，就等于也葬送了她们。儿子是一条人命，一个再也不能回来的人命。如果自己跟儿子过去，难道妻子女儿也应该跟走？这是三条人命啊！儿子不幸，全怪天灾人祸，妻子女儿其实是无辜的。妻子女儿，也是亲人啊！他的这些看似复杂的念头其实只在一瞬间完成。他的身体本能地挺了挺，似乎挣扎了一下，在反抗滔天的洪水。然而，为时已经太晚，更汹涌的水流卷来，污浊的水裹挟着巨大的力量，恶魔样的漩涡对着这个人的身体轻轻一卷，一眨眼就将他吞没了。

此时，阿奇就站在岸边，他忍不住大喊：有人投水了！

如果在平时，阿奇这样的大喊应该是非常洪亮的，但是此

刻，在雷雨交加之中，洪水的咆哮，人们焦急的喊叫，孩子的哭声，所有的声音汇成巨大的干扰噪声又像是巨大的吸音器，把他的声音显得那样微弱，哪里有人能听得见？也许旁边也有人听见了或是看见了，但他们都是麻木的，似乎这情景与他们毫不相干。这也难怪，在这个当前罕见的水患中，自杀的太多了，甚至全家自杀的也有，谁能管得了；再说，眼前大雨，加上风高浪急，救人难，就怕人没救上来，连自己也搭进去，有谁敢去冒险呢？

世间的事，就是那么难以预料。此时，自杀的汉子做梦也不会想到——真的出现了奇迹。

一位涉水而来的青年急匆匆的脚步将齐至膝盖的水溅得老高。这位青年身着长衫，身背琴匣，俊逸的气度，显然是一位文艺青年。

平时，这位青年出门与意气相投的朋友们总是在五仙观雅集小聚。可是这次他受到佛山古镇朋友的邀请，来到一位苏姓才子家聚会，因为这几个朋友交谈十分相投，无论是弹琴论画，还是吟诗饮酒，都是相识恨晚的相知感。更没想到的是，因为琴声优雅，琴艺诱人，这些才子们个个诗兴大发而畅饮过度，结果都酩酊大醉，只醉得昏天黑地，待醒来才发现，世界换上了另一幅面孔。他来时，天街小雨润如酥，花红木绿诗意盎然；他醉时，小雨已经化成倾盆大雨，古镇是一片汪洋泽国，洪水已经张开了血盆大口。不好，他心里暗暗叫苦，自己又喝酒误事了。于是，略微整顿了一下，这位青年抱起他心爱的琴，匆匆与同样醉后醒来的朋友们抱拳话别，向家里赶回来。

走到塔坡附近，汾江河内水势增大，风雨之中，穿过雨雾，青年正看到那人投水一幕。危急关头，哪里容他多想，本能的意识是救人！他将手里的琴塞给一个小个子，撕拉一下子脱掉长

衫。

小个子正是阿奇，阿奇知道大水凶险，救人的人很可能陷入没顶之灾。阿奇急得想拉住青年，但是青年手脚麻利，行动迅速，阿奇一把没拉住，其实就是拉住，他也无法真正阻止青年的举动。阿奇气急败坏地跳着脚喊：危险啊，太危险了，使不得啊，你救不了啊！

这位高大健壮的青年在阿奇的喊叫声中，已跳进水里，人们看到穿过风雨泥水的身影异常飘逸，完全像一只迎风吸水的燕子。

阿奇一手抱着古琴，一手拍着干瘦的大腿，咧着大嘴喊：傻小子，送死啊！

青年接近了乡民投水的地点，但是洪水毕竟太汹涌了，他被冲得忽前忽后，忽上忽下，青年与洪水做着殊死搏斗，一心要把那人救上来，就在他眼看就要接近那人时，一个浑浊的巨浪打来，两人立刻都没了踪影——只有污浊的洪水裹挟着顺流而下……

此时，岸上的人越来越多了。大家议论纷纷，为寻死者痛苦，更为施救者惋惜。

这时，一位老者靠近阿奇，发现了阿奇怀里的琴，神情凝重，禁不住指指琴，狐疑地问阿奇：谁的？

阿奇指指水里：这人喝了迷魂汤，下水救人去了！

老者审视了一下琴盒，三个字映入眼帘“绿绮台”，老者的脸色陡然一变，心里一紧：糟糕，胡闹，这是邝露！

邝公子！阿奇也怔住了：不错，很像是他啊！

这个名字显然让站在岸边的不少人感到震惊，奇才邝露的大名，人们多有耳闻。岸边聚集了越来越多的人们，忍不住顺着河水往前跑，希望能够看到水里的人。更希望能给邝露帮上忙。

原来这邝露，出生于世代书香之家，也是当地名门望族。据说，他出世时有“甘露降于庭槐”，故名瑞露。后改单名露。祖父彭龄为进士，曾官至知县，父亲邝思浩也是颇有才名。邝露从小就聪明过人，加上勤学苦练，不但文采出众，而且武功高强。一次，七岁的邝露跟随父亲邝思浩到县府去做客，先在花园里玩耍，见花枝可人，忍不住折下一枝藏在袖筒里。当进得大堂时，知县知邝露素有才名，且眉清目秀，聪慧可爱，有意逗他一逗：听说邝公子思维敏捷、才气超人，老夫出一副对联，我说上联，你对下联如何？知县沉吟了一下，用正常的语速说：小子也敢暗藏春色？邝露知道县府老爷是在批评自己折花枝，不由得脸色一红，低眉回道：大人当然明察秋毫！

知县一愣，顿时开怀大笑：哈哈！朗声说道：盛名之下，果不虚传，对得好，免罚免罚……这孩儿将来必是我佛山的骄傲！

邝露十五岁时应试，督学以《恭宽信敏惠》为题，他竟以真、行、草、篆、隶五体字答卷，洋洋洒洒，挥笔而就，满篇经典，字字珠玑。那审阅考生答卷的考官，是个认真而迂腐的老书生。正批阅着大量千篇一律且平庸的文字，已昏头昏脑，突然看到邝露的答卷，这是一篇才气横溢、形式特殊的答卷，不啻一种清醒剂，考官见所未见，似乎突然惊醒，竟惊出一身冷汗：如此特别的考卷不明明是故意所为吗？制造特殊印记！亏得落到我的手里。这种考生必定有舞弊的重大嫌疑，很有可能与某位考官做了内应。哼哼，我偏让你不能如意！就是为此，邝露被认为“违制”而差一点儿被黜，揭榜的时候，落为“五等”。

大家都知道邝公子是远近闻名的才子。人人都听说了这件事，都为邝公子打抱不平，尤其是佛山的文人士绅们要支持邝家

去申诉。邝露呢，看到这样的结果，却若无其事，一点儿怨言也没有，而是引吭高歌而去，学着诗仙的做派：我辈岂是蓬蒿人，仰天大笑出门去，哈哈哈……洒下一路大笑。

对于这样的经历，一些有见识的老者们若有所思地说：这邝公子是盖世奇才，大家看着吧，他必定会成就大业，做出惊天动地的大事！奇才天降，哪一个天降大任者不是命运多舛，而最终一定会脱颖而出，走着瞧！

可谁预料，此时，邝露就在功名未取、壮志未酬的时候，为了救一个乡民，竟然丧命水中……悲哀啊，可惜啊，可惜！老天怎么不长眼啊！老者不由得凄楚长叹——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焦急的人们顺着水流跑了有一公里左右，有人指着河水：你们看，那不是邝公子吗？人们也都发现了水面的情况，是啊！真的奇迹发生了，人们雀跃。只见筋疲力尽的邝露拉着已经不省人事的落水者奋力向岸边推，几个青壮汉子，立刻跳入水中救援，很快就把投水者和邝露救上岸边，放到一块露出水面不大的高地上。邝露坐在一边喘大气，一边指挥人们将投水者尽量放置到比较平坦的地面，因为他吃水太多危在旦夕，必须实施控水抢救。就在这当儿，投水者家里的人，在一些闻讯赶来的村里人的簇拥下赶过来。他的妻子，疯了一样的女人扑向地上不省人事的男子，大声喊：阿才，阿才啊，你这个坏了良心的，你怎么忍心丢下我们啊！人们好不容易才拖开扑在阿才身上的女人，给昏迷的阿才做控水抢救。

此刻，邝露浑身血污，多处碰伤刮伤，腿上显然伤势最重，流的血比别处更多。但他轻轻推开照顾他的人，焦虑、关心着眼前被抢救的投水者。他明显极其疲惫，棱角分明的脸上更多的却是担忧与焦急神色。此时，雨水依然绵绵不断地从天空落下来，

雷声隐隐。邝露忧心如焚，他抬头看着依然阴暗的天色，不禁双手合十默默祈祷：苍天啊，请你睁眼看看吧；雷公啊，请你不要再电闪雷鸣；大雨啊，请为百姓停停吧……

眼看投水者阿才出现了生机，邝露想悄悄离开的当儿，何老伯穿过人群，挤到了邝露身边。

邝露一看是镇中相熟的老人，马上向老人家点头示意，抱拳问候：何老伯好！

老伯向上伸着脖子，然后再弯下腰，最后蹲下来，仔细看了一眼邝露身上的伤势，担忧地摇摇头，语气里充满了关心的埋怨：邝公子，你吓死我了，这样冒险的事可是万万做不得的啊！我们这些老头子死不足惜，你还年轻啊，我们还指望你给佛山人创造出更大的福祉呢！况且你身子金贵，救一个不相干的草民，若真有个三长两短，可如何是好，那损失可就大了！再说，慈萱在堂，你想过没有，如何向令慈交代？

邝露抹了一把湿漉漉的脸，温和地安慰道：没事，何伯，谢谢您的关心。我邝露如果没有这点本事，就不叫邝露了，还算什么金贵！您应该对我有信心。

老者还是摇头，一副大不以为然的神情，凝重地说：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啊，什么叫信心！古人说，水火无情，老朽还是希望公子以后还是不要做这样冒险的事，遇事需三思而后行啊！

这时候也过来几位与邝家有世交的老者，眉宇之间也满是焦虑的神色，纷纷站在老者的立场：何伯说得对，邝公子以后再也不能冒这样的危险了啊……

邝露想说，那种危急时刻，人命关天，岂能来得及三思，但是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只是微笑着。这边正说着，那边乡民们提醒，阿才的家属明白过来，正号啕大哭的女人，从阿才的身边跑过来，向邝露倒头便拜。

乡民们也跟着涌过来，纷纷表示感谢。

邝露赶紧扶住阿才的女人，不让她跪下去。

女人哪里肯不跪，一边哭一边挣扎着跪拜，她不知道怎样称呼邝露，连连说：谢谢大人救命之恩。谢谢……她抹了一把脸，似乎想说下去，又有顾忌一样，停了停，看看周围，终于像下了大决心一样：大人……可是，“人”字还没说完，身子便软软地溜下去。她昏厥过去了。

周围的人们乱了起来，赶紧扶住晕倒的女人，不知如何是好。

邝露把了一下女人的脉搏，低声说道：她饿坏了。让她躺得舒服一点。接着抬头问：谁能找点儿吃的吗？

旁边有一个瘦小的女人立刻哭起来，呜呜咽咽地对邝露说：大人，你救人救到底，送佛送西天。请您为我们想想办法吧，再这样下去，家家都要饿死了……呜呜……救了一时又有什么用啊……

她也不知道怎样称呼邝露，反正喊声大人不为错。大家见她们都喊大人，也跟着乱叫：是啊是啊，邝大人，替我们想想办法吧，天灾人祸，人命关天，求您给我们做主了……

邝露抬眼四望，那是一个个消瘦黑黄的面孔，充满忧愁，有的面孔满是迷惘，有的是麻木，见他们都在望着自己，他感到，灾民如此之多，粮食紧缺，凭一己之力着实难以奏效。因为平时他的为人和学识素有威望，此时乡亲们自然都来求他想办法救援。邝露咬了咬牙根，他感到心里实在没底，但是内心又分明有一个声音说，你不能撒手不管！

打更人阿奇挤了过来，瘦小的身体似乎快被那个琴匣压倒了。他把琴交给邝露，又想起了自己的使命，用响亮的声音喊起来：乡亲们，快跑吧，澜石那边决口了，不跑就来不及了，大水

就要过来了！

人们被他的喊叫又一次惊醒，是啊，是啊，大水又要过来了，逃命要紧啊！

很多人跳了起来，也跟着喊：快跑吧，逃命要紧啊……一阵嘈杂的响应声，有一些人随着陆陆续续汇聚在一起的人群，寻找高地，逃命去了。

邝露看着这一切，心里一震，感到更加沉重也同时更加清醒——救一个人也许容易，救一家人难；救一家人也许容易，救全镇人难。现在，是全镇人都要救啊！

救民如救火，时间不容耽搁！

邝露悄声问何伯：“何伯，你看这风这雨，现在关键是找个能遮风挡雨的地方，让大家暂时避一下，您看附近有没有这样的地方？”

何伯面露难色，思索了一下：目前可能哪里都淹了，不知道塔坡庙里情况怎样，目前也只能是考虑那里了。

阿奇从人缝中挤过来，根据邝露的意思，大声地安顿大家先不要急，德高望重的长者们一定会帮助大家想办法扶危济困，同时先引导人们先去塔坡庙避一避，让年轻力壮的男人出去为大家找些食物。

邝露走到几位男性年长者面前，一一作揖，他和颜悦色地恳请乡绅耆老们到麒麟社议事，寻找解救灾民的办法。显然，人群没有那么躁动了，邝露沉稳的情绪起了稳定的作用。

但是这种稳定的情绪只维持了很短的时间，大雨中，人们的体力在一点点耗尽，不断有人倒下去，人群骚乱着，虽然大家陆续向塔坡庙走去，但心里都明白，洪水还在蔓延，更要命的是从这被大水淹过的家园要粮食，可不是一朝一夕能做到的呀！粮食在哪儿？询问从人们的眼神中透露出来，那焦灼的眼睛都在巴巴

地望着邝露，好像此刻他的身上能长出粮食来。邝露意识到这寄予他身上的目光和希望又多么沉重，人们此刻身上发出的每一个信息都是饥饿，他告诫自己，越是这样自己越要沉住气。他寄望在祖庙议事的铺首们能够为众人想出一点儿办法，解一下燃眉之急。

祖庙，是佛山人从历史上就朝觐的圣地，早在唐宋时期，为了免受水灾，佛山人虔诚地信奉着北方司水之神，北玄武神，真武大帝，当地人尊称此神为北帝。他们建立了祖庙，在主殿里供奉的是北帝。佛山人心目中的水情结是厚重而且也是膜拜的。当水不洪不早灌溉沃野，养育人们，大家感激它，崇拜和供奉；当它大水泛滥，人们憎恨它，急欲要制服它。对水，佛山人有着亲密的抚着皮肤的温暖和疼痛，从小便在水里抓鱼抓虾，在水草的纠缠与抚慰中游来游去，世代人洗衣淘米；祖祖辈辈也忍受着在洪水发怒时候的蛮横无理，挣扎着与蛮横的浊浪搏斗着。水，深入到人们的骨子里，灵魂里，实在割剪不断。

据传，祖庙始建于北宋元丰年间，是供奉道教崇信的北方玄天大帝的庙宇，名“北帝庙”。佛山的地形酷似凤形，祖庙的地点，是龙之所在，而北帝坐的地方正是龙头处。正所谓祖庙著名的对联所写：凤形涌出三尊地，龙势生成一洞天。开始建的庙宇在元代末年已被火焚毁。当前的庙宇是在明初洪武五年重建的，众人认定它是众庙的老祖宗，所以一直被人称为祖庙。

在佛山，北帝的地位真是了得。明朝的景泰皇帝时期，所向披靡的黄萧养，在攻打佛山时却受到严重的挫折，佛山人团结一心，勇猛作战，使得黄萧养兵败而退。这里面还有一个神奇的插曲，原来祖庙北帝看到佛山人这样不怕强悍势力，齐心协力地保卫自己的家园，于是北帝显灵了——神奇的真武大帝连蚊子苍蝇乃至黄蜂都指挥起来了，铺天盖地的蚊子苍蝇和黄蜂冲进黄萧养